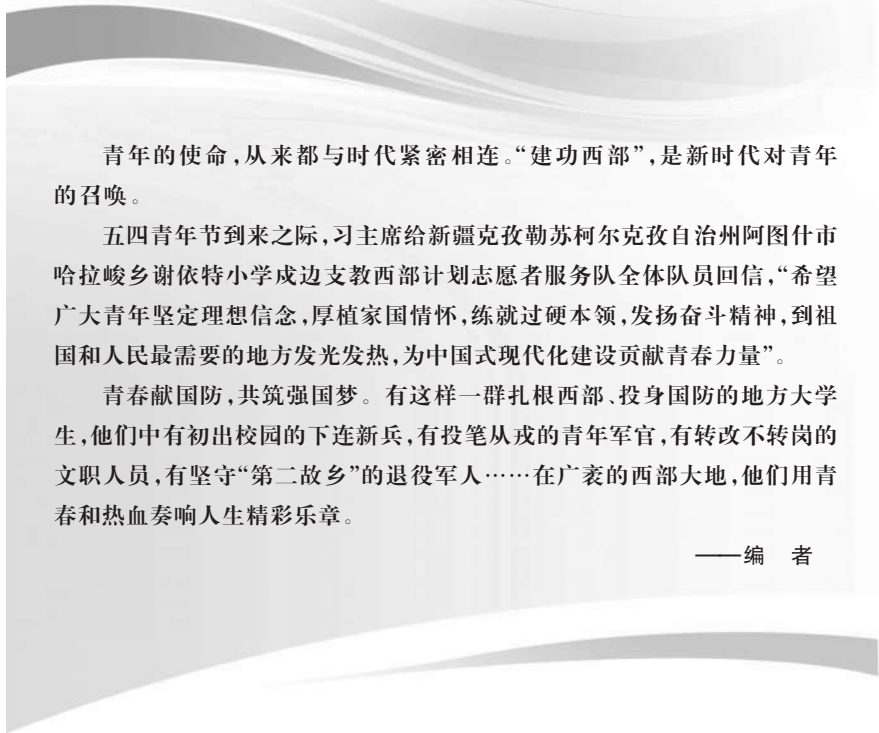




新疆军区某部列兵阮彬彬——

做一棵喀喇昆仑的“扎根树”

■本报记者 李 蕾 特约记者 丁 雷

雄壮的军歌声中，一名老兵为新疆军区某部新兵阮彬彬戴上崭新的列兵军衔。军街很轻，阮彬彬却感到肩膀一沉。从广西老家到吉林大学求学，再参军入伍到西北边陲，23岁的阮彬彬的青春足迹在地图上画出一个三角形。

大学毕业后，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，阮彬彬面对求学、求职、创业等选择彷徨犹豫。一天，走在家乡的马路上，广场大屏幕播放的征兵宣传视频吸引了他的注意，心底那颗从军报国的种子破土发芽。于是，他随即报名顺利参军入伍。

初入军营，第一次实弹射击考核，阮彬彬由于紧张拉动枪机上膛不到位，故障排除后其他新兵都已陆续清空弹匣。阮彬彬的成绩，被判定不及格。阮彬彬的沮丧与迷茫，班长奚明明看在眼里。“每个人都会面对无数困难挫折，仔细想想自己的梦想是什么？你的底子不差，只要不放弃，每天朝着目标努力，就一定能成功。”一天下午，奚明明端着装满水的脸盆，带阮彬彬走到营区一棵白杨树前，边浇水边说，“我们每个人就像这棵树一样，别看它现在弱不禁风，只要根扎得深，

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。”从那天起，阮彬彬便给这棵树起了个名字：扎根树。

两天后，阮彬彬参加战术基础动作考核，满是砂石的地面将他的手肘擦伤流血。遗憾的是，他的成绩距离及格线只差一点点。是认输放弃还是再来一次？阮彬彬选择后者。他走到考官面前，申请补考。再一次趴在起点，阮彬彬清楚听到自己怦怦的心跳声。低姿、高姿、卧倒掘枪……扬起的尘土直往他的嘴里、鼻腔里钻。阮彬彬拼尽全力到达终点，卡表一看，顺利及格。走下考场，阮彬彬如释重负，给了奚明明一个大大的拥抱。

两个多月的新训生活一晃而过，授衔仪式后，阮彬彬即将下连，前往喀喇昆仑守护祖国边防。临行前，他特意端着一盆水来到“扎根树”前，沿着树根浇了下去。当时那棵未发芽的树苗，如今已长出无数绿叶，努力向上生长。

下连后的梦想是什么？面对记者的提问，阮彬彬望着远处雪山，抚摸着那棵“扎根树”，说：“希望我能像这棵树一样，把根深深扎在大地上，长得更高、更壮。”

向下扎根，向上生长

■阮彬彬

有人说，军旅生活充满酸甜苦辣咸，回忆起来是百般滋味；也有人说，军旅生活绘着赤橙黄绿青蓝紫，为一名地方青年画出五彩缤纷的梦想。

刚入伍时，我在班里学历最高，各项表现却不尽如人意。当我想放弃的时候，班长用自己的方式让我明白“努力的意义”。他每天第一个起床督促我们整理内务，最后一个睡觉帮我们盖被子，在比武场上不断超越对手，用实际行动为我们立起标杆。

就这样，我学着班长的样子，再苦再累也不轻言放弃。新训考核中，我的综合成绩评定优秀，是全班第一名。下连那天，我再次来到“扎根树”前，发现那棵树比以前更粗、更高，我也比以前更黑、更壮。我见证着树努力的成长，树也见证着我拼搏的模样。

青海省军区某室工程师彭显明——

编织高原网络的“孔雀蓝”

■白 晶 本报记者 杨明月

“你好，彭工，我们单位的网络出故障了……”

夜半时分，青海省军区某室工程师彭显明的手机响起提示音。已睡下的彭显明连忙起身抹了把脸，在线指导同事排除故障。直到确认网络复通，他才安心睡下。

彭显明的手机一直保持畅通，就是为了随时解决各部门的网络问题。

2011年，彭显明从兰州理工大学电子与通信工程专业毕业。怀着对军旅生活的向往，他选择直招入伍，成为原兰州军区某通信站的一名军官。

从老家四川巴中来到青藏高原，彭显明一待就是8年。2018年，单位调整改革，彭显明积极响应号召，首批递交转改申请，转身披上“孔雀蓝”，投身高原地区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建设。“只要能继续为军队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，什么身份并不重要。”彭显明说。

转改文职人员后，彭显明心无旁骛，更加专注地投入到网络通信技术前沿发展研究。然而，隔行如隔山，从“电子与通信工程”专业跨行到“网络通信”

专业，彭显明几乎需要从零开始学习专业知识。

“过硬的专业技能是技术人员的身之本。”彭显明沉下心来钻研前沿业务。10余万字的读书笔记，见证了他的拼搏奋斗。

青海省平均海拔在3000米以上，受恶劣气候影响，高原网络通信设备

身份转改，初心不改

■彭显明

从天府之国到雪域河源，从青年学生到高原军人，从现役军官到文职人员，14年弹指一挥间。

14年间，我看到驻地翻天覆地的变化，省会西宁高楼林立、路网纵横，高原藏乡院落连片、生活富足；我看到高原军营装备技术迭代更新，通信网络迅捷畅通，网信设备轻便耐用、不断升级。一转眼，从前那个毛头小伙子，如今已是两鬓染霜。变的是容颜，不变的是扎根西部、献身国防的初心。

一组新时代青年扎根西部投身国防建设的报道

热血青春铸就边疆长城



图③：易境均近景。

欧志杰摄

图④：王微（后）和同事在巡逻途中观察前方情况。

受访者供图

版式设计：唐 硕

时常“断线”。深入雪域高原巡按时，彭显明发现部分军分区、人武部存在网络设备落后、安防设施缺失、信息传输不畅等情况。他一面协调上级业务部门为军分区、人武部更新和配发网络设备百余件套，积极建议省军区机关升级传输、安防设施，妥善解决硬件问题；一面运用个人所学，编写通俗易懂的操作维护手册，保持电话随时畅通，点对点、键对键解决运维故障问题，培养帮带出一大批骨干能手。

几年来，彭显明在高原奔波，累计行程6000余公里。他将采集到的6万余条基础数据系统整编梳理，使各项物资、潜力、数据可视化，让指挥员能更好地“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”。他还多次带队参加上级组织的大项任务。在2021年的联训中，彭显明担负的4个课目全部被评为优秀。

西部战区陆军某旅宣传科干事易境均——

在风沙戈壁刻印无悔青春

■马 颀 本报记者 马嘉隆

“正确的‘三观’和美好的品德是我们人生巨大的精神财富，也是指引我们走好强军之路的指路航标……”前不久，西部战区陆军某旅宣传科干事易境均，以“培塑‘三观’，涵养‘五德’”为主题，为全旅官兵上了一堂生动的教育课。

“刚毕业时，我总觉得自己是大学生，担心不适合基层部队。结果一转眼，我就在西北戈壁待了8年。”授课中，易境均分享自己的心路历程。

2010年，自幼向往军营的易境均考上清华大学。本科毕业后，他考取国防大学心理学专业，攻读硕士研究生。2017年毕业季，易境均主动选择地处戈壁高原的基层部队，成为一名新排长。

初至西北，出生在福建的易境均难耐干燥，止不住地流鼻血，夜夜难眠。3天后，连队组织武装5公里考核，一场沙尘暴突袭训练场。顶着漫天黄沙，易境均拼尽全力，最终还是因体力不支被两名战士搀回。

为了补短板，他每晚绑上沙袋加练跑步。一日晚点名后，易境均正准备出门跑步，身后传来班长老程的声音：“排长，我和你一起！”并肩奔跑在寂静的操场上，易境均心中涌出一股暖流：“那一

刻，我突然感觉终于在这座边关军营留下了自己的足迹。”

几个月后，易境均第一次参加实兵演习：白天在坦克车上被风沙灌满一身土，保养装备又蹭得满身油，晚上在靶楼睡不了几个小时就起床巡逻……驻训场的日子虽然又累又苦，却让他感觉到很充实。“一次查哨时，我仰望被风沙洗净的漫天星斗，突然想起白天战友们

扎根边关，青春无悔

■易境均

2017年，我离开繁华的国际化大都市，来到尘沙飞扬的戈壁滩上，眼前的霓虹闪烁变成了点点繁星。在“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”的西北边关，耳畔不绝的风声，眼前广袤的戈壁，让我心中涌出一股豪情：“这就是边塞啊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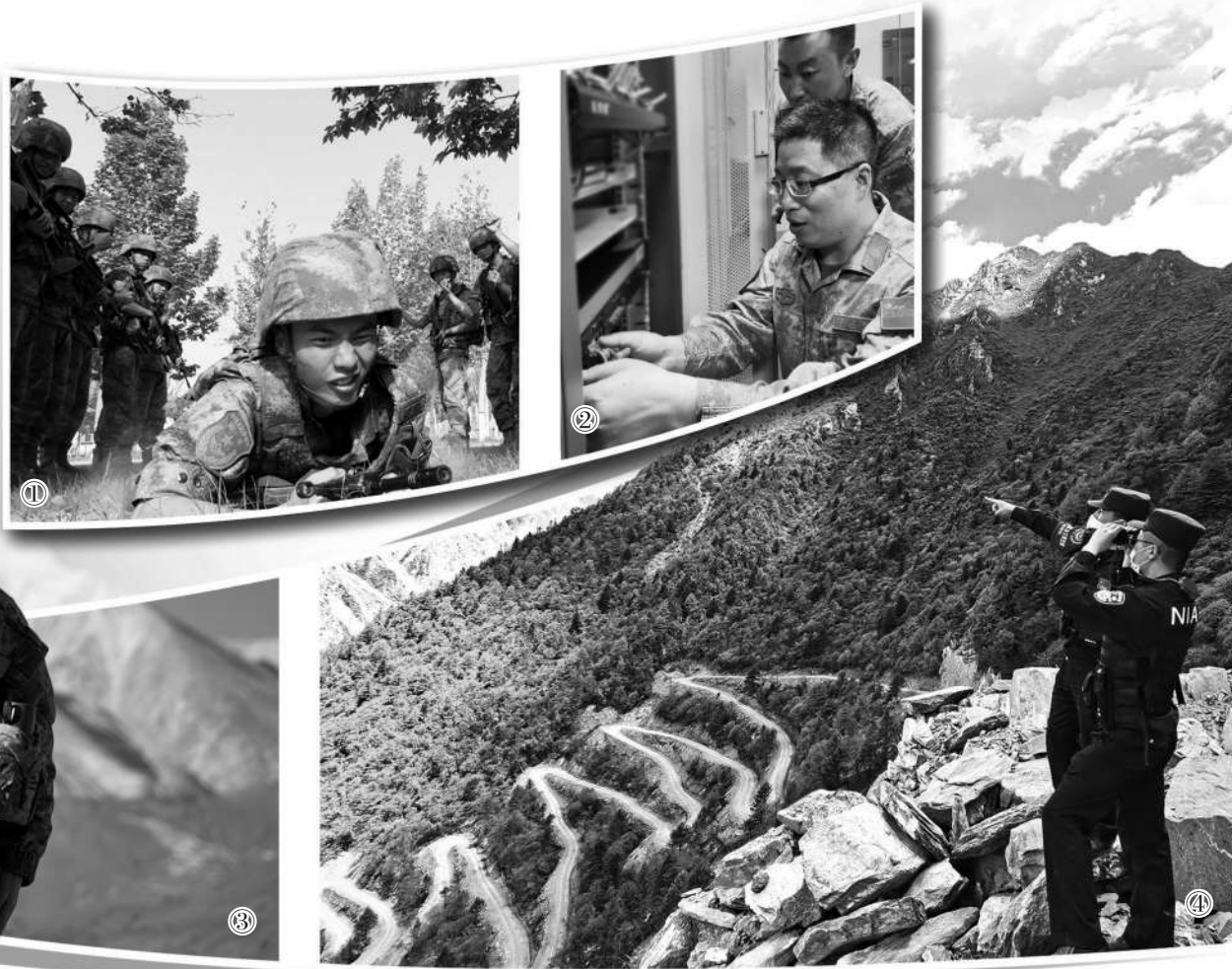
大漠的风沙并非真正的苦难，而是磨砺意志体魄的磨刀石。我看到，战友们扒住山石望向目标，眼神坚毅得像石头一样；站在队伍里，身板如同钢板一样锋利刚硬。

曾有人问我：“来艰苦的边关，后悔吗？”我反问道：“踏上一次伟大的征程，你会后悔吗？”

图①：阮彬彬在进行战术基础动作训练。

图②：彭显明（前）在工作中。

马腾飞摄
受访者供图



西藏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错那边境管理大队党委书记、政治教导员王微——

守护雪域国门的高原微光

■本报记者 杨明月

如果不是一张口音出的东北乡音，记者开始以为，西藏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错那边境管理大队党委书记、政治教导员王微，就是一个土生土长的藏族汉子。今年39岁的王微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长一些，高原紫外线在他脸上留下岁月的痕迹，却没有改变他爽朗的个性。他给记者看自己的工作照，几乎每张照片中他都咧着嘴角。

2009年，王微从黑龙江公安警官职业学院特警专业毕业，告别家乡“油城”大庆，成为原武警西藏边防总队山南边防支队加玉边防派出所的一名干部。在西藏，他一待就是16年。

从东北来到西陲，这个人生重大抉择是王微父亲拍板的。父亲曾是一名坦克兵，在内蒙古某部服役多年，对部队有着很深的感情。“父亲告诉我，男儿就要到军营去磨炼，西藏边防很重要，需要人守护。”王微说。

初出校园的王微并不能完整理解“守护”的意义，但他知道，到西部去、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，是有志青年应有的理想追求。那时，派出所成立不久，营房尚未完工。王微和战友们挤在不足20平方米的土坯房里，工作生活都在里面，但大家并不觉得苦，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和希望。

加玉镇有10个行政村，辖区面积

近900平方公里，是山南市隆子县人口最多的边境乡镇。王微和战友们挨家挨户走访，详细记录村民的困难，制订帮扶计划。修补受损房屋、挖蓄水池、打理蔬菜大棚……只要群众有需要的地方，总能看到王微忙碌的身影。村民洛桑旦增说：“我们都存了他的手机号码，遇到难题想到的第一个人就是他。”

2018年，伴随深化跨军地改革，公安边防部队退出现役。王微也脱下武警警服，成为一名移民管理警察。对他来说，从橄榄绿到藏青蓝，改变的是身份，不变的是责任。

2021年，王微被调往玉麦乡工作。站在“家是玉麦 国是中国”标语下，他知道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。玉麦乡常态化开展党政军警民联合巡边，他们在岩石、树干上用鲜红的油漆工事整写下“中国”字样，沿途悬挂五星红旗。王微说，那是他最自豪的时刻——“那一刻，我觉得这片土地被我们紧紧抱在了怀里。”当地村民常说：“在这片森林里遇到再大的风雪，我们也不会迷路。只要看到国旗，就一定能找到家的方向。”

几年前，王微符合条件可以调回内地工作，但他放弃了。在他心中，自己早已在西藏扎下了根，“离不开，走不掉”。近年来，王微被表彰为“全国模范退役军人”““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十大卫士”等。“这些荣誉不是我一个人的，它属于雪域高原上的每一名戍边民警。我愿做一束高原微光，与大家一起守护好雪域国门。”王微说。

故乡之外，还有故乡

■王 微

我曾在书中读过这样一段话：“在这个世界上，能使人产生故乡感觉的，不只是那方世代生息的土地，还有一片能与你心灵相通的故园。”我常常骄傲地说，自己有两个故乡，一个是东北老家黑龙江大庆，另一个是西藏山南。

过去16年，每一年大约300天我都是在西藏度过的。回望来时路，我的青春里没有“后悔”二字。我的儿子今年10岁，他最喜欢听我讲边城的故事。透过他的目光，我看到了他内心的骄傲。

故乡之外，还有故乡。16年的坚守，让我渐渐成为西藏“本地人”。每次接过群众赠送的一面锦旗，收到他们发自内心的感激时，我深深感到，这里没有你我之分，没有民族之别。只要有爱，哪里都是亲人，哪里都是故乡。